

生

人

緣

邊緣人生

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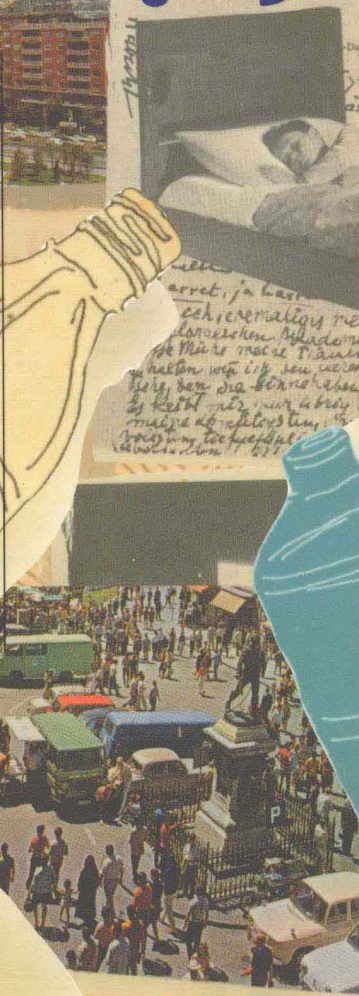
發生於紐約車站，一個青少年在社會邊緣掙扎、求生的奮鬥故事

蒂娜／潔美・巴斯特・波爾尼克◎著

Tina S. / Jamie Pastor Bolnick

蘇培英◎譯

她十六歲，她翹家、逃學、吸毒、遊手好閒、打架、搶劫、
她十六歲，有大好前程，聰明漂亮，卻成為遊民、沉淪罪惡淵藪。
中央車站，是都市永遠的起點，也是犯罪的溫床。
發生在中央車站，一個青少年誤入歧途的真實故事，一個從沉淪中掙扎求生的奮鬥故事。
了解真相才能拯救他們，體諒躁動的情緒才能幫助他們，每個人都應該深思，如何協助青少年走向正途……



高咏文化

邊緣人生

Liv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蒂娜／傑美・巴斯特・波爾尼克 (TINA S.
/JAMIN PASTOR BOLNICK) 著

蘇培英／譯

高 咏 文 化

邊緣人生/蒂娜 (TINA. S) 傑美·巴斯特·波爾尼克 (Jamin Pastor Bolnick)著；蘇培英 譯. -- 初版. -- 台北縣新店市：高談文化, 2001【民90】

面；公分

譯自：Liv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A Teenager's Survival in the
Tunnels of Grand Central Station

ISBN 957-0443-38-3 (平裝)

1. 青少年問題-美國 2. 遊民-美國

548.136

90020623

Copyright (c)2000 by TINA S. AND JAMIN PASTOR BOLNICK,ST.MARTIN'S
PRESS.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c)2001 CULTUSPEAK PUBLISHING CO., LTD.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文字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或公開播放。

獨家版權(c) 2001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年12月 初版

作 者：蒂娜／傑美·巴斯特·波爾尼克

翻 譯：蘇培英

發行人：賴任辰

社 長：許麗雯

總編輯：許麗雯

編 輯：劉綺文

行銷部：楊伯江 朱慧娟

發 行：高詠文化行銷事業有限公司

編 輯 部：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131號2樓之1

電 話：(02) 8919-1535

傳 真：(02) 8919-1364

E-Mail：c9728@ms16.hinet.net

印 製：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省業字第890號

邊緣人生

Liv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定 價：新台幣 280 元整

郵撥帳號：19282592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目錄

寫在前面	0 0 5
前言	0 0 6
第一部	0 1 8
第二部	0 6 3
第三部	1 6 3
第四部	2 3 5

邊緣人生

Liv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蒂娜／傑美・巴斯特・波爾尼克 (TINA S.
/JAMIN PASTOR BOLNICK) 著

蘇培英／譯

高 咏 文 化

獻給一直緊握著我的雙手，給我支持的安瑪麗（Ann Marie）；獻給愛我幫助我的家人和朋友；紀念愛波，我的守護天使，她將永遠長存我心；獻給我媽，雖然她來不及讀到我的故事，但我衷心感恩在她最後的日子裡，我能以朋友和女兒的身份陪在她身邊。

——蒂娜

獻給朗（Ron），為了你所做的一切。

——傑美·巴斯特·波爾尼克

感謝

喬治和海麗葉・麥唐諾 (George and Harriet McDonald) 夫婦，讓我重獲新生；傑美和她的家人，他們在我放棄自己的時候，仍然相信我；「關懷之家」(Ready, Willing & Able) 的每一個人，伴我走過艱難的日子；撒馬利亞村的每個人，他們讓我學到謀生的一技之長。

還要感謝寶莉 (Polly) 的幫助和支持。

目錄

寫在前面	0 0 5
前言	0 0 6
第一部	0 1 8
第二部	0 6 3
第三部	1 6 3
第四部	2 3 5

寫在前面

本書所有的人名都已有所變更。但以下人名除外：麥唐諾一家：喬治、海麗葉和艾比、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哈洛·道（Harold Dow）和丹·拉瑟，愛波，朗（作者傑美的先生）、蒂娜。此外，足供辨識身份的特徵，如外表描述、地址等，也已做了改變。

蒂娜有時候難以確定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特別是關於中央車站那一段混亂的歲月。遇上這種情形，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就只能靠蒂娜能記起多少、醫院和警方紀錄的客觀資料以及蒂娜在戒毒中心和緩刑期間的日記來重建了。

本書的大部分場景都發生在中央車站，蒂娜生活在那兒的四年間，每天在她生活進出的人成千上百。同樣的，雖然本書的大部分描述都和真實情況一致，但為顧及簡潔性及可讀性，有些事件會加以濃縮。但本書的每一頁描寫都力求將蒂娜的經驗忠實重現。

——傑美·巴斯特·波爾尼克

前言

「你想跟真正瞭解愛波的人談談嗎？」布萊恩問道。他朝第二排座位方向點了下頭。「她就在那裡，那邊，頭上有疤的那個。」

所以，我很容易認出她來，有疤，或沒疤。在候車室的這個區域，除了我之外，她是唯一的白人，也是少數幾個女的之一。她看起來很小，不過，一會兒之後我就知道，她已經十八歲了，但看起來比我那十四歲的女兒實在大不了多少。她穿著泛白的牛仔褲和襯衫，一雙邋裡邋遢的球鞋。深色頭髮用一條紅色牛仔頭巾向後挽起來，奶油餅乾色的圓臉，看起來甜美又純真。

「她比任何人都瞭解愛波。」布萊恩繼續說道，「她們是最好的朋友。」

「她叫什麼？」

「蒂娜。她會跟你聊的。我會告訴她跟妳說話沒關係。」布萊恩雖然和中央車站裡的其他流浪漢一樣無家可歸，但卻很受尊敬，是個不折不扣的領袖人物。很早以前我就交上了這個

朋友，得到布萊恩的首肯在這兒很重要。

但是跟蒂娜說話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布萊恩替我們介紹的時候，她有點退縮，說話的聲音很小，幾乎聽不見，我覺得她隨時會逃跑，我就像是在跟一頭小鹿打交道似的。

我向她說明，我正在收集有關愛波的資料，所以想訪談認識她的人，而布萊恩告訴我，她是愛波最好的朋友。上個月愛波過世的時候，蒂娜還在牢裡，因為違反假釋規定入監服刑三十天。這是愛波死後她首度回到中央車站。她看來還沒有從震驚中恢復。「我不想談她」，她對我說，「讓愛波安息吧。」

但我告訴她，我對愛波的瞭解，她對「安息」可能沒什麼興趣。

愛波還在世的時候，我並不認識她，但我不時看見她在車站裡頭衝來衝去，老是急匆匆的要趕到什麼地方去。有時候她會到外頭「遊民協會」(the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供給餐飲的小貨車這邊來，替那些年老體衰或是醉到不能自己出來排隊的人拿個三明治和牛奶，周末晚上我在那裡當義工。每個人都認識愛波，不只是那些和她一樣住在車站裡的遊民，還有車站的工作人員、小販、警察和替遊民爭取權益的社會運動者。她既漂亮又年輕，而且聰明風趣，表達能力又好，是媒體的寵兒。媒體報導遊民問題的時候，曾經有數不清的記者前

來訪問她。早在一九八六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丹拉瑟的夜間新聞節目出動攝影機到中央車站來拍攝遊民的時候，愛波的訪談就是節目的重頭戲。

那晚她看來格外耀眼又充滿活力；她的皮膚在電視台白色燈光映照下閃閃發亮，暗色的頭髮也散發光芒，雙眼綻放興奮的神采。

一年半以後，丹·拉瑟又用了那晚拍攝的部分片段，用在愛波自殺以後的追蹤報導上。

因為愛波，我才會開始想動筆。但最後真正讓我全神投入的卻是蒂娜。布萊恩介紹我和蒂娜認識的第一天，蒂娜才在瑞克島服完了三十天的刑期，並且被指派參加哈林區的一個住宿戒毒課程——她正在和酒癮和快克對抗。費了一番力氣之後，她簡短的和我談了一下愛波的事，並讓我錄下她倆相識的經過，當時她們兩個都只有十六歲，還有後來蒂娜怎樣離開家到中央車站和愛波一起生活。

我們在候車室裡一張油漆斑駁的木頭凳子坐下來，聊了一會兒，蒂娜突然站起來說道：

「呃，我要走了。」

「等一下」，我說，「下次你在附近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再見面談談嗎？」

「我不知道，」她答道。「我在戒毒中心的課排得很緊。」她不安的四下張望，然後從牛

仔褲裡抽出一支煙，點上火。雖然叨著煙，她看起來還是不比十二歲大多少。

「反正」，她補充說，「愛波已經死了，以後沒什麼理由還要來這兒晃了。」她輕輕的，傷感的聳了聳肩。那一刻我以為她要哭了，不過，她站起來走掉了。

接下來那兩年，我每個禮拜都在中央車站待上三四天。我已經收集了好幾百捲訪問錄音帶，裡頭全是我跟遊民的談話紀錄。我開始意識到，只要長時間和一群人相處，就很難不參與他們的生活，即使這群人是中央車站裡數目龐大、川流不息的遊民。

里奧是個廿八九歲，英俊聰明的男子——愛波短暫生命裡的愛人——來自一個嚴謹的拉丁裔大家庭。他跟家人的關係仍然非常密切，但因為自己的生活方式令家人蒙羞，他一直懷有很深的罪惡感。好幾次，他要我替他打電話給家人試探一下，看看他們是不是還願意接納他。他的家人一直為他敞開大門。至少有兩次，他下定決心要戒毒，重回生活正軌。但兩次他都在三個月之內又回到中央車站來。這個城市跟他已經血脈相連，他喜歡街頭危險刺激的生活，無法自拔，就像他對快克和海洛英的癮頭一樣。在第二次回家之後不久，他就被因為行搶，而被判在北部監獄服刑三到七年。巧合的是，監獄離他家沒有多遠。

我也替一個名叫傑奇的十七歲男孩打電話回家，他是愛波和蒂娜的好朋友，也是少數幾

個流連在車站的白人小孩之一。傑奇吸食快克，有很嚴重的毒癮，有時候他會坐在候車室裡哭，因為他的身體一天天惡化，他嚇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瘦了廿磅，頭髮一大片一大片的掉，甚至記不起昨天發生什麼事（他不知道自己的眼圈為什麼會瘀青，下巴還劃傷了。）他想回家。不幸的是，傑奇的家人不像里奧的家人那樣願意接納他。最後，傑奇不見了。我不知道他碰到了什麼事，但我希望他有能力可以拯救自己。

每隔一陣子，就會有人會離開中央車站。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他們靠著自己的力量站了起來。而他們通常也仰賴外界慈善團體的幫助：參加自救課程，搬到北部，到願意雇用更生者的農場工作，參加長期的戒毒療程，或者就是回家。我為這些人喝采。但是，我在中央車站的那些年裡，我所知道能全身而退、完全脫離那種生活的只有一個人——坐牢或死掉除外。這個人就是蒂娜。

我遇到蒂娜之後，她就離開了戒毒中心，她懷著報復之心，重拾過去的生活方式。她幾乎整天耗在車站，似乎是鐵了心要毀滅自己，拼命的喝酒吸毒，好像是想把愛波的份給補上一樣。我曾經跟蒂娜說過，如果能找到愛波藏在隧道裡的筆記簿，希望她可以打電話聯絡我，或者，來個電話讓我知道她還在中央車站附近走動。我把電話號碼寫在一頁黃色筆記紙上，這本筆記簿是我和錄音機一起帶在隨身背包裡的。當時她漫不經心的謝謝我，然後把那

張紙捏成一團塞進牛仔褲的後口袋裡。我沒想到她會留著那張紙，更別說是打電話給我了。

但是，大約一個月後的某個晚上，她打來了。

「我是蒂娜，」我一拿起電話她就說道。

「蒂娜，你還好嗎？」

「我一定要跟誰說說話。我快發瘋了，又找不到人跟我說話。」

「我在聽，」我對她說。

「大家根本不想聽你說你碰到的麻煩事，他們不在乎。除非你掛了，不然人家根本不會正眼看你。這個地方媽的根本沒有人會關心別人。」

「那麼，也許是離開那裡的時候了。」

「我媽跟弟妹住在救濟院，沒有我住的地方。而且他們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沒空再管我的問題。」

「參加收容中心的復健計畫怎麼樣？」

「問題是，我覺得很孤單很孤單，你知道嗎？」

「蒂娜，你現在在哪兒？」

「候車室的電話亭，我在喝酒。我今天已經喝了很多了。我在想，如果沒有遇見愛波，我

的一生會是什麼樣子，也許我不會染上毒癮。我很想愛波，想得要死。但是也許遇上她是我這輩子最慘的一件事。因為我是跟著她才會來到這兒。現在，我覺得很孤單，你知道嗎，你知道那種孤單的感覺嗎？」

「我想我知道。」

「我覺得在這個該死的世界裡沒有人關心我，因為我一無是處。」我可以聽出她在哽咽；還有她努力想要忍住不哭。「我是說，我想要好好的活下去，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實現。我的未來只有兩條路，坐牢，不然就是像愛波一樣自殺。」

我很想把手伸到電話的那一頭，抓住這孩子，讓她感受到一點活力和溫暖。「不，蒂娜，你絕對不是一無是處。」

「我不過是個蹺家的小孩，我做了很多壞事。」

「你只是離開家裡而已。雖然你不承認，但你是個好孩子，蒂娜。你聰明漂亮又樂於助人，你有很多優點，只是你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然後是一陣靜默，久到我以為她已經掛斷了電話。然後我突然聽到哽咽的聲音，我知道，她正在不由自主的抽泣。

「我很需要聽到這些話」，當她可以再度開口的時候，她說道。「我真的很需要聽到這些

話」。

蒂娜真的走出來了，而且現在正努力過著更好的生活。這是一段艱苦的上坡路，到本書寫作的時候為止，蒂娜已經奮鬥十年了。有時候她是進兩步退一步。她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但毫無疑問的，她已經步上正軌了。

這一路下來，很多人給了蒂娜關懷和支持。幾位服務遊民的熱心志工，一些親密友人，還有我和我的家人。她曾經說過好幾次，「沒有你們的話，我一定做不到」，但這話只對了一部份，她是靠著自己的力量爬出隧道的，我們只是適時地助她一臂之力罷了。

我開始整理錄音帶，喚醒她的回憶。在她十八歲時，我進入了她的生活，所以我可以幫忙填補一些她記憶上的空白。但這終究還是蒂娜自己的故事，而且是用蒂娜自己的話來訴說……。

——傑美·巴斯特·波爾尼克

紐約

二〇〇〇年二月